

沈从文别集

# 雪晴集

沈从文 著

沈从文

沈从文别集

沈从文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晴集 / 沈从文著. -- 北京: 中信出版社,

2017.2

(沈从文别集)

ISBN 978-7-5086-6889-5

I. ①雪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56200号

雪晴集

著 者: 沈从文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承印者: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: 8.875 字 数: 115千字

版 次: 2017年2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6889-5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定 价: 36.00元

---

图书策划: 楚尘文化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, 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楚尘  
文化  
Chu Chen

北京楚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

## 再版序
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，不少喜爱文学的读者迷上了契诃夫，这跟平明出版社接连推出 27 册汝龙翻译的《契诃夫小说选集》直接有关。

那时我家至少有三个契诃夫迷：做文学编辑的母亲、哥哥和我。谈论哪篇小说怎么怎么好，是不倦的话题。已经退出文坛改了行的父亲不参与，只有时微笑着对外人说：“家里有三个契诃夫的群众。”

汝龙译的这套选集可贵之处，首先在于对作品的精选；第二是选进一些契诃夫的书信、札记，别人对他的回忆、评论等，分编到不同集子里，这些文字拉近了读者和作者的距离，是汝龙先生锦上添花的贡献。

到 1992 年编选《沈从文别集》的时候，我们自然想

到从平明版《契诃夫小说选集》取法。这也是父亲的愿望，尽管他不参与“契诃夫群众”的热情讨论，汝龙这套译本的长处他胸中有数。

我问过父亲汝龙为什么常赠送新书，他只简单说：“是朋友。”

母亲的补充才说清楚：“他翻译的那套英文契诃夫小说是我送的。”

据我充和四姨回忆，1932年暑假，一个“说是由青岛来的，姓沈，来看张兆和的”羞涩客人，初次登苏州张家门，带的一大包礼物“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”。加尼特夫人的一套英译《契诃夫小说集》就在其中。

不懂外文的沈从文怎么买洋书？四姨说那是过上海时托巴金选购的。

父亲曾希望母亲朝文学翻译方面发展，送这样礼物包含着鼓励。愿望虽然没实现，礼物却终于转到最合适的人手里，促成被誉为契诃夫小说“最佳译本”的产生。朋友的成就四十年后启发着《沈从文别集》的编选工作。

当本书再版之际，我们感谢与它有缘分的几位文学前辈，也要感谢为我们想出《沈从文别集》总书名的汪曾祺先生。

沈虎雏

## 总序

从文生前，曾有过这样愿望，想把自己的作品好好选一下，印一套袖珍本小册子。不在于如何精美漂亮，不在于如何豪华考究，只要字迹清楚，款式朴素大方，看起来舒服。本子小，便于收藏携带，尤其便于翻阅。八十年代初，有一家书店曾来联系过，也曾请人编了一套，交付出去。可是，落空了，未能实现。我一直认为是一件憾事。

现在湖南岳麓书社要为从文出书，我同虎雏商量，请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合作，编选这么一套。这套选本和以前选法编法不同。我们在每本小册子前面，增加一些过去旧作以外的文字。有杂感，有日记，有检查，有未完成的作品，主要是书信——都是近年搜集整理出



来的，大部分未发表过。不管怎样，这些篇章，或反映作者当时对社会、对文艺创作、对文史研究……的一些看法，或反映作者当时的处境，以及内心矛盾哀乐苦闷，把它们发表出来，容或有助于读者从较宽的角度对他的作品、对他的为人以及对当时的环境背景有进一步了解。

出这套书，当然，同时也了却死者和生者的一点心愿。

张兆和

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
# 目 录

给一个学音乐的 .....	1
第一信 .....	3
第二信 .....	11
赤 魔 .....	19
雪 晴 .....	29
巧秀和冬生 .....	41
传奇不奇 .....	69
道师与道场 .....	101
雨 后 .....	123
福 生 .....	131
瑞 龙 .....	139
我的邻 .....	153
生 存 .....	163
来 客 .....	177
元 宵 .....	187
灯 .....	241

# 给一个学音乐的



## 第一信<sup>[1]</sup>

达因同志：

得你信，谢谢好意！听说你的琴已弹得很好。像是小虎说，还很有“气魄”或“风格”，那就真难得！可不知弹《黄河》时是不是也应当如殷诚忠那个神气？照我想，倒不一定要那么样子。因为我从电影上，看过当年世界名钢琴家为波兰总统的演奏（肖邦某一作品），神气可十分从容，并不摇头晃脑！所以希望你也和那个名手一样，不必如里斯特求在钢琴本身以外表现效果！我倒以为仪态上越文雅从容，反而易给人较好印象！

---

[1] 信写于沈从文离开干校不久。当时因病重获假就医，由夫人张兆和护送回京，他趁治病之机，加紧搞起被批判搁置的研究工作。

兆和阿姨一生从不随便动气，去湖北湖田部搞重劳动，相当吃重，还是不失从容，坚持到最后。去丹江后，经常还得随同运砂石卡车来去，从边栏爬上爬下装卸砂石，不比四十岁女同志差。作了个小小班长，由此还得永远凡事带头，挑粪种菜，争先干。又还得保持微笑态，静心听左邻右舍同住的女同志申诉琐事……可是很怪，不少怕脏装病的，经常还是邈里邈遑，兆和阿姨倒一身永远干干净净，而且工作得十分认真，又十分开心！今年已经六十二岁，还和十年前在上海时差不多。精神并且还像比体力更年青！我已把你信转去，她看了也一定高兴！她只请假一月，到头又回丹江了，今年可能会回来。那边住处比这里好。<sup>[1]</sup>

我是因心脏不好回来的，回不去，怕将用继续请假方式留下，进行一项未完工作。有上千个图，内中一部分还和你工作有些关系，是中国历代乐舞的形象。如像用的是些什么乐器成组演出，舞的如何打扮，等等。我

---

[1] 去干校期间，家中仅剩的一间宿舍已被占用。写信时沈从文只挤回半间房居住工作。

并不懂音乐，可是却是个音乐研究所的“通讯研究员”，主要就是为他们陈列室配备有关古代乐舞材料。将来可能还会把历代杂技形象合并印成一本专书的。总的是“历代服装”，将先编印个样板本<sup>[1]</sup>，以后还会分段印个十来本的。不过这工作全部完成，我大致看不到了。另外我是搞古代绸缎的，花花朵朵有些常识。已印过几本书，大致你们都不容易见到，因为有的定价太贵，多是对外的。这大都是近廿年学的。至于前三四十年搞的，早放了手。幸好放手早，不做“空头作家”，不然就不免和许多熟人差不多，哪里会能回来从从容容搞这份未完工作？心脏已不顶事，或许第一回冲击就早垮了。我是从小就不读书，好空想的人，标点还不会，就想“搞创作”，人人都以为极荒谬可笑。试学习用笔下去，不到七年，不料就到大学去教这一行了。搞了卅年，所有成就受社会变动影响，一把火全烧了，因此又换了一种学习方法，搞文物。机会好，又得党鼓励，坛坛罐罐花花

---

[1] 在其他场合，作者多用“试点本”说法，即指将近十年后才得到出版的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一书。

朵朵从无到有学了一大堆。只是破四旧一冲，所有工作又完全失去了意义。现在作的只是学的一小部分。如作完后还有点精力可用，或者还可望争点时间写，或协助别的人写一本《工艺美术史》，一本《简明陶瓷史》，一本《漆工艺史》，一本《丝绸美术史》，再写些范围小的论文，供同行参考。今年已七十岁，这些工作完成，总得三五年，怕已活不了那么久！若居然还活下来，或许还得再改个业，也说不定！只要可以学，再改业也不妨事。我一生最喜欢的是“绘画”和“音乐”（加上数学），以为真有意思。因为比“文学”受的限制小，而可以充分发挥想象，充分抒情，自由解释，不必受“论”拘束。可是人笨得甚至画个圆圈也不及格，唱歌更差劲。另一面倒还是满以为如有了作曲的基本知识，学下去，和当时学写作方式差不多，搞个五几年，作点曲子或许比西哈努克先生的作品好听一些也说不定。这个梦想当然极不现实，十分可笑，可是我却以为你们学了十多年音乐的小将，现打了个好基础，可还应当有点“雄心大志”，向肖邦或别的什么大师、尖子看齐才合理！这希望应当由你们来实现，也一定能实现！只是不知道你们自己怎



么想，能不能树立起这点“大志雄心”？在发展中的国家伟大得很，文学难表现，十分费力难讨好。绘画比文学便利些，最有希望还是作曲！盼望再过几年，就能从广播中听到你演奏自己作的新乐曲！有个愿心，加以努力，就会实现的！你信不信？

巴金先生处，见他时，代问问好。简单告诉他我们情形就成了。说一切都很好，不必给信看。并希望知道他的爱人和二孩子情形，如在上海，盼知道住处（陈蕴珍住处），我会给她去个信<sup>[1]</sup>。

我一时恐不愿退休，因为待作事情还多，得争时间作。大致也就不可能如小将从容，自己不容许随意离开书桌边！所以除非因事，大致是不会游南方的。在北京，熟人来往也极少，得赶工作，对国家，对年青接班人，才有个交代！可用时间已不多！

根据我的经验，学得“杂一些”，对“专业”有极大帮助。“一专多能”不容易，“一专多通”却办得到。但学什么总得“坚持”，甚至于“痴心忘我”，才可望深入。

---

[1] 参看巴金《病中集》、《怀念均正兄》。